



暮色中，那一抹红

陈连清/文

夜幕徐徐降临，像淡淡的墨色洇开来，弥漫着大地，也笼罩住了台州市民广场。

一天傍晚，我在市民广场散步，站在东头向西望去，只见一支队伍似长龙游来，前面红旗和后面大队人马穿着的红衣服，构成了一抹亮丽的晚霞。不一会儿，就来到身边。只见领头的是五星红旗，随后是两面队旗，上面写着“台州风采依旧健步队”。人们驻足观赏，纷纷投去惊异而羡慕的目光。

看到这阵势，我的脚底也痒痒的，不由自主地就加入到队伍之中，像一滴水融进了滚滚洪流。

广场是台州市的“宠子园”，修长美丽，移步换景。暮色也爱美，一看竟有这般绝色，便偷偷地与之暧昧起来；而广场也亮起缤纷彩灯，展露自己曼妙的身姿，与之相亲相拥。近的远的，高的低的，岸边的、水中的霓虹灯次第亮起，流光溢彩。

广场的四周步行道呈长方形，周长1100米。路两旁的行道树整齐挺拔，像一排排战士肃立；路的外侧矗立着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等“文化巨人”。西边水景宏阔，耀达大厦、爱华大厦巍巍分立两边注视着，不远处的金融、电信、电力等大厦，居高临下，在远处窥望。

每晚健步队要转上5圈，计5500米；从7点开始，至8点结束。我计算了一下，每分钟约为92步，每秒1.5步，呼吸大致是每两步一呼一吸，心脏跳动一般是每分钟120次。这样的频率与健步的强度相适应，不疾不徐，不强不弱，有利于心肺功能的增强和全身骨骼、肌肉、关节的健康。原来它是介于散步和竞走之间的一项世界性的正规的运动。看来还是挺高大上的。

我常常走在后面。穿着红衣服的小君和偶遇（网名）等人，列于队伍内侧，当有人手脚错乱了，他们就手把手指导。他们似经过正规训练，目视前方，躯干挺拔，挺胸收腹，手臂向前摆动45度，向后30度，脚步铿锵，姿势优美。我有意靠近他们，模仿动作，虽然没有他们伶俐，却也日有进步。就整个队伍来说，开始时，加入的人多，队列也不齐，步伐也是乱的，有点像界牌头赶集的人群；两个月下来，队列和步伐都整齐起来了，颇有点国旗班战士队列的风范。

一天傍晚，秋风推开白云山的阻隔，把阵阵凉意送到广场。走着走着，耳朵里灌进了新的歌声：蓝蓝的天上飘着洁白的云朵，绵绵的山间流着潺潺清澈的小河。最美的你身边路过，给我最美的眼波。爱情之花开出最美的颜色……这歌声婉转飘逸，行云流水，听得我如痴如醉。

健步队每走一圈就会有一两首歌相伴。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有《其实我们都有故事》《飘》《红枣树》《社会很单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等。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插进新的歌，而换下一些旧的。抬眼望，每个人都聚精会神，有的嘴里在轻声地哼着，有的干脆大声地合唱。这一首首歌就是一首首诗，一幅幅画面，给人以心灵的陶冶和净化。

是的，走在歌声里是绝妙的美的熏陶和享受。这些歌曲节奏鲜明，绵延不断。队伍中的四只背包式的音箱在播放，队员站在任意部位，都能先闻到几重唱和立体声。这声音就像春雨，滴滴答答，飘飘洒洒，洒在笔直整洁的路上，洒在每个人的脚步声中，洒在人们的心坎里。

每走一圈，都配有手的动作，像广播体操，又像舞蹈的动作。我分别给它命名为：“三折瀑”“武松打虎”“大雁推窗纳凉”“月亮门”。就“推窗纳凉”来说，两臂向前伸直，肘部弯曲向上，随着节奏从正前向两边扩胸至与肩平。在“开窗”“推拉”时，仿佛这音调是我们用手给拉出来似的，韧韧的，绵绵的，似兰州拉面。动作和音乐完全融为一体，整个场面如一台交响乐的演奏。

夜幕中，我注意到这大队人马，横向排成两行，纵向浩浩荡荡，估摸着多时有两百之众。他们之中以中年人为主，有银发族，有携带着孩子参加的，小孩也学着大人“一二一”，男女老少齐上阵。有的陆续加入，也有的悄然离去，像一列客车，有上有下，驰向暮色中的时光深处。

有一个胖胖的年轻人操着外地口音对我说：我来自铜陵，在东京湾畔开小饭馆，白天生意忙碌，累得精疲力尽，晚上出来舒展筋骨，半年下来，觉得神清气爽，台州还有这样的场面！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台州了！

每晚钟点一到，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涌入公园，有驾车的，有骑自行车的，也有步行的，个个争先恐后，生怕落伍。聚散也匆匆，浮萍各西东。人们在工作、生活和健步之间忙碌穿梭，乐此不疲，十分珍惜在暮色中行走的美好时光。这有点像少时过年，每一天都弥足珍贵，不知不觉中，大年初一到初三就过完了，但还意犹未尽。

多少次天下起了小雨，毛毛细雨湿衣裳，打起伞穿越在雨雾蒙蒙之中也别有一番滋味。一次，我没带伞，全身淋得湿漉漉的。忽然发现一个穿红衣服的把一顶伞撑在我的头上，扭头一看，素不相识，他是看我年龄大才这么做的，我顿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人们每天晚上簇拥着那抹红色，穿过两圈岁月的年轮，经过春花夏雨秋风冬霜的沐浴和洗礼，今又大踏步跨入了春天的怀抱。

随着入队人员不断增加，队伍排得太长了，于是就分蘖出去。扬帆起航、友谊、健步队应运而生，广场上这才有了三支队伍。它们相隔一定的距离，同一时间出发，同频共振，各领风骚。健步走的线路好似一根长长的藤。环绕着这长藤，有许多空旷的园中园，每个园中都活跃着一支广场舞队，它好像是藤上结出的瓜。瓜田璀璨缤纷，每天穿着的衣服都在变换，像春天里的百花园。牡丹雍容，桃花殷红，玉兰洁白，还有梵高的向日葵。还有众多的个体活动者在各自陶醉，这是藤蔓上的根须。这些组成了市民广场壮丽的夜晚藤蔓图景，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台州人民的精气神。

叶海鸥/文

二零二二年九月的某周四晚。那晚应该是月如上弦，峨眉轻描。走进一家名为“清隐居”的茶室，邂逅了一群小伙伴，用一双手、一根棉绳编织了一季的惬意时光。从此，爱上手编，疯狂的那种。

清隐在此居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清隐居是也。清隐居，位于温岭市太平街道塔下保塔路紫庭苑外围商铺的最里间，门前一片丰茂翠竹，让此居宛在山间林里。如不是有意找寻，定会擦肩错过。在车水马龙的“开元”地段，在灯红酒绿的乾宫一侧，竟隐藏着一处可品茗、可轻聊、可发呆的清雅之地。大隐隐于市，就是此居。

清隐居，顾名思义，清寂神秘的居所，或是“隐居”在这清寂之所。轻推木门，房内古筝轻音如山涧泉鸣般穿空而来，让久居喧哗的身心一时间魔怔了。抬眸环顾这间被筝音浸润得轻柔静好的茶室，室内最北端有一张很大很长的实木桌，上面茶具一应俱全，那袅袅而起的水雾氤氲了这茶室的一隅。有几位青衣红衫的少女浅笑其间，让人恍如误入仙境。走过这清香微漾的大堂，最里间的灯火就是我们手工党的幸福所在。在这里，从当晚开始，十几个小伙伴，逢周四晚必清隐于此居，编织快乐，与惬意缠绕。这十几位小伙伴中，其中年轻一拨居右而坐，中老年一拨居左，人以群分，泾渭分明。

年轻姑娘们结伴报名，组团而来，手上编织，嘴上互侃、互怼、互拆台，虽相讽相讥，但无恶意，就如姊妹间的斗嘴，以此取乐。不信，你听。你编的是啥？一姑娘惊问。当然是花生，你瞎啊？编者答。你确定？分明是个长残了的葫芦。另一个适时“补刀”。这腔调，这神情，这模样，瞬间把居左而坐的中老年妇女拉回了曾经“好斗”的年少，那时家里兄弟姐妹成群，平日生活的常态就是“争锋相对”地互相挤对，对的，就如眼前这般斗嘴的模样，太真切，太熟悉，却又太遥远了。于是，一番羡慕青春无敌，一阵感慨岁月如梭。

话说我们这帮中老年妇女，基本上都是“单报独斗”而来的。年龄让我们学会“成稳”“谦逊”“欣赏”，是的，我们之间没有如上戏谑的话语对白，只有相互鼓励，相互点赞。不信，你听。哎呀，人老了，不中用了，看看我把柿子硬是编成了南瓜。已经很了不起了，第一次编织，就能顺利上手。只要是自己编的，都是限量版，绝版。自己编的，就是最好看的。嗯，很不错啊，手工很平整。我们就是在这种互相肯定中编织着周四晚上独有的欢愉。那些“互撕”，那些互助，时时溅落在清隐居的这张大大的长长的木桌上，静谧了一室的清寂时光。

只此青绿

朱老师的棉绳收纳盒，收藏着一季缤纷的春。其中有奶白、奶咖、甘草黄、菠

手编时光

萝黄、焦糖、月白、丁香紫、樱桃红、素粉、万紫千红，无所不有。

但任凭人世间有百媚千红，唯有青绿是我情之所钟。

在我年少青春的年岁里，我独爱绿。当然无法忘却那套过年新衣——军绿的中山装，那是我们那条小街上最活泼、最俏皮的色彩，那年少张狂的笑声，现在仍时时在我记忆深处溢出。当然无法忘却那年夏季的翠绿无袖上衣配中裤（那时我们都称之为“马裤”），那一套的翠绿晕染的那段年少时光，都是青青与绿绿。当然无法忘却初中时骑在28寸红色弯档“海狮”牌单车上那一身叶绿的运动服，红配绿的绝搭，在记忆中的校园里招摇。那些记忆中层层叠叠的绿衣，就是曾经最明媚的年少与青春。年岁逐增，渐进知命之年，偏爱绿的同时兼爱蓝、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打开衣柜，各色的绿与各样的蓝，虽单调但清心，我很喜欢。

我有一只单独存放编织物的储藏柜，柜子里没有姹紫嫣红的缤纷与斑斓，唯有浅葱、青芒、叶绿、军绿、墨绿、绀蓝、幽蓝、青碧等等。伙伴们编成熟色的柿子与花生，我编的是青涩柿与绿花生；伙伴们编丁香紫的杯垫，我的是幽蓝；伙伴们编的是少女粉或焦糖色包包，张扬着青春的粉嫩或隐约着成熟的知性，我的包包不是青碧就是青芒，不是幽蓝就是藏青。是的，打开储藏柜，只此青绿。

那一柜子的青绿，不由得想起那支惊艳了时空的舞蹈，一眼千年。《只此青绿》，那青绿相间的水袖轻轻柔柔一挥，那就是一份东方式的温婉、静谧与雅致。记起《说文解字》里说：“青，东方色也。东方色，一为早晨之意，东方泛白，之后为青；二为东方文化之特色的意蕴。君不闻‘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确，东方古文化喜以青入色，且青又喜以叠词入诗，这大概意味着一种音韵的弥漫与颜色的渲染。哈哈，原来，自小骨子里葱茏、蓬勃的绿意，竟有如此渊源，格调秒升。

轻轻合上储物柜，心里窃喜。嘘！我竟私藏了一幅名作《千里江山图》，我竟私藏了一种东方独有的色彩，其名曰“东方色”。

心有千千结

云丽，资深手编党。随朱老师学艺已有三期，我们都戏称她为“三朝元老”。问其缘由，答曰：“手编，很减压，很治愈。”

是的，来这里，不是为这门手艺，更不是为成就一名“手艺人”。现世太碾压，过于紧迫，时刻绷紧的心弦需要舒缓，而每周四晚清隐居里以手工清隐是最好的疗愈。记得第一节课，19:00-20:30，历时一个半小时，第一次真正体悟了世间真有减压。这一生活方式。当你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棵“绿树”的编织，当你全神贯注地跟着老师的每一个步骤，当你只专注于你的双手与手中的那根棉绳，你就会忘了所有的前尘往事，忘了来清隐之前还缠绕着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情琐绪。

到如今，依然爱编织，依然一往情深，只是不再焦灼，而是享受。家里客厅总摆放着待编的织物，但我只会在空暇时偶尔随心编织几排，不再有一个一个的孜孜以求。不妨，让我悄悄告诉你，编织与电视剧很配，手中的棉绳缠绕，《廉政狙击》的剧情跌宕，各自演绎起伏的人生戏。当然你也可以编织配音频，网易云里太多的有声书，你可以再听蒋勋讲《红楼梦》，也可以听听《趣说明朝那些事》，雅俗皆宜，只要能合你彼时彼刻的心意，就是世间最有味的故事，最美妙的天籁。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落地窗长时间凝视停在窗沿的长尾黑鸟，你也可以数一数房前马路上停着几辆白车、几辆黑车，或是数一数停着几种色彩的车，有没有青绿的车。哈哈，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端详旁边博物馆到底是什么形状，几个角几个边。然后缓过神来，再有一根没一根地编一下手中还没成型的玄关垫，垫子是墨绿的。我想这才是我想要的手编生活，这才是清隐居手编的初衷。

把有空的时间适度交给编织，让家的角角落落都有自己手编的小物件，那是蜗居独有的叶氏印记。自二零二二年九月某周四晚开始，注定要把闲余时光托付给编织，用余生来手编时光。

潘法军》

望

望山，望海
望不到尽头的是天空
望你坐在高处
一身素衣
飘成白云
望我扑展双翅
化为鹤
伴你飞

倾斜的大海

你跑过来时
大海就被踩斜了
你飘起来
天空发生弯曲
你落回沙滩
我的相机才把我身体稳

项紫薇

新年

钟声迎彻蝉影
春初有归鸟，大地有震动
想念摊贩手里的棉花糖
足够甜腻命里的年轮

我在年轮里唱首歌
一岁揉进红色包装里
信封内写满了祝福
康泰在亲吻每寸神经

冬月引领轨道
星星喜欢银河
买本小说
把新芽寄给小时候

我在高空之上的云帆

海鸥与临岛
是少年最想亲近的地方

他曾磨砺未开封的锋芒

跨踏上等待着，等待着高杆上

高杆上升起红色旗帜，再喷上五颗星星

当海螺姑娘在沉睡了

船只的身躯离开港口

任务都挤压在男人们的肩膀上！

海燕绕远路程

盘旋在蓝天之间

跟飞机的尾巴相依为命

他们慌张地想

蓬莱仙岛的果子，是否成熟

少年采撷秋天的拘束

他曾慵懒摄像

旧照片躺在床头

姑娘啊，面容都已模糊